

摄影镜头下的“非遗”传承人影像志研究

王嘉文，余林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 吴忠 751100

DOI: 10.61369/VDE.2025230025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其传承活力的核心在于传承人，摄影镜头具有很强的纪实性、直观性和艺术表现力，这也让它成为了记录传承人生命轨迹和文化坚守的重要媒介，长此以往会形成“非遗”传承人影像志，这既是非遗保护的视觉档案，也是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鉴于此，本文将针对摄影镜头下的“非遗”传承人影像志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关键词：摄影；非遗传承人；影像志；文化传承；视觉传播

Study on the Image Recor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Under the Photography Lens

Wang Jiawen, Yu Lin

Ningxi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for Minorities, Wuzhong, Ningxia 751100

Abstract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serves as a crucial carrier of the cultural genes of a nation, and the core of its inheritance vitality lies in the inheritors. The photography lens, with its strong documentary nature, intuitiveness, and artistic expressive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recording the life trajectories and cultural persistence of inheritors. Over time, this forms the "image record of ICH inheritors", which is not only a visual archive for ICH protection but also a key carrier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 record of ICH inheritors under the photography le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which are for reference only by colleagues in the field.

Keywords : **photograph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image record; cultural inheritance; visual communication**

一、摄影镜头下的“非遗”传承人影像志的意义

(一) 有利于非遗保护的视觉化档案建构

非遗的保护首要在于“记录”，而传统的文字记录往往难以完整呈现技艺的细节，摄影镜头以其精准的纪实性为非遗传承构建了一个可留存、可查阅的视觉化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字记录的局限。对于一些传统的技艺类非遗而言，传承人手指的动作幅度、工具的使用角度等元素都是技艺传承的核心要素。摄影可以通过微距以及慢门等技术手段，将这些肉眼难以捕捉的细节定格，这样可以在无形中形成一个“技艺图谱”，为后续的传承教学与学术研究提供直观素材^[1]。例如，我们在记录宣纸制作技艺传承人时，可以通过摄影的方式更为清晰的呈现“捞纸”环节中竹帘的晃动节奏、纸浆的沉淀过程，还能让观众更好的了解传承人手部的力度控制，这些细节是文字描述无法精准传递的。

(二) 文化传播的具象化载体创新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抽象的文化概念难以引发公众关注，而视觉化内容具有更强的传播力与感染力。通过开展摄影镜头下的传承人影像志研究，可以更好的将抽象的非遗文化转化为具象的

视觉符号，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情感、技艺的魅力与场景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众对非遗的认知门槛，这样可以实现文化传播的高效传达^[2]。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影像志的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展，我们可以通过展现年轻传承人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结合的场景，打破公众对非遗“陈旧、过时”的刻板印象，从而在无形中更好的引发年轻群体的共鸣，使非遗文化在年轻一代中获得更多关注。

(三) 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视角补充

非遗研究涉及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等多个学科，传统的研究多以田野调查、文字访谈为主要手段，而传承人影像志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觉视角，极大丰富了研究的维度与深度。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影像志能够记录传承人所处的文化生态，主要包括其与自然环境、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这也在无形中为文化生态研究提供直观的视觉证据。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影像志能够更好的反映非遗在时代变迁中的传承现状，这些视觉资料为研究非遗的传承机制、社会功能变迁提供了鲜活案例^[3]。同时，通过开展摄影镜头下的“非遗”传承人影像志研究还可以为跨学科研提供一个桥梁，我们还可将摄影学的视觉分析方法与非遗研究的学科理论

基金项目：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第一批专业群带头人及第三批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项目。

作者简介：王嘉文（1993-），男，宁夏吴忠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摄影与摄像艺术。

相结合，这样可以逐渐催生一个出新的研究成果。

二、摄影镜头下“非遗”传承人影像志创作与传播的现存问题

(一) 创作视角单一

当前部分传承人影像志的创作存在视角单一的问题，部分摄影师缺乏对非遗文化的深入了解，他们会将传承人视为异文化的代表，从而过度聚焦于其“古朴”“神秘”的一面，很多摄影师会以猎奇的视角拍摄非遗技艺的“特殊性”，忽视了传承人作为普通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世界^[9]。此外，“符号化”创作成为常见问题，部分摄影师将传承人简化为“技艺的载体”，在摄影中通常只是拍摄其工作的标准化场景，忽视了对技艺背后的传承故事、文化内涵与个人情感的相关挖掘。在这种创作模式下，传承人很容易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符号”，影像志也会缺乏相应的情感张力，从而难以引发观众的共鸣^[10]。

(二) 内容深度不足

非遗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而技艺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当前很多传承人影像志存在“重技艺、轻文化”的问题，这样会导致内容深度出现不足的情况，也会在无形中影响“技艺展示”与“文化内涵”的深入融合。此外，很多影像作品仅停留在对技艺流程的记录，但是很少解释每个环节背后的文化寓意，这样会导致观众只能看到技艺如何做而无法理解为何这样做，从而导致观众难以形成对非遗文化的深层认知^[11]。同时，影像志对传承“过程”的记录也存在不足的情况，非遗的传承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还会涉及到师徒传承、代际互动等多重关系，同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传承方式与内容会发生相应变化。但是，当前很多影像作品只是聚焦于当代传承人的个人技艺，而对他们师父的传承故事、与徒弟的教学互动缺乏记录，这样会难以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非遗传承“生命链”，极大导致了影像志的文化厚度不足^[7]。

(三) 传播机制不畅

在传播环节，传承人影像志可能会面临一些碎片化传播与受众错位的问题，这样会在无形中制约传播工作的实际效果。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影像志多以单张照片、短视频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碎片化”特征，这样会导致故事难以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叙事链条。观众仅能接触到影像志的片段内容无法全面了解传承人的生命故事与非遗文化的完整内涵，容易导致观众形成片面认知^[8]。非遗传承的核心受众包括学术研究者、文化爱好者等，不同受众的需求存在差异，但是，当前影像志的传播缺乏对受众的精准定位，往往采用“一刀切”的传播方式，这样会导致传播内容与受众需求不匹配无法实现精准传播。

三、摄影镜头下“非遗”传承人影像志的优化策略

(一) 积极优化创作理念

为进一步提升摄影镜头下“非遗”传承人影像志改革效果，

我们应重视对创作视角单一的问题解决。为此，我们应积极转变创作理念，从以往的“猎奇化”“符号化”转向“人文视角”与“多元视角”。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树立一个人文视角，这样可以更为深入的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与传承人的生活体验，将传承人视为“有情感、有故事的个体”，而不是单纯的将他们看成是一个技艺载体或者文化符号^[9]。在拍摄前，摄影师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通过与传承人访谈并参与其创作过程的方式，更为深入地了解他们的传承故事和情感困境，而后方可尝试将这些人文元素融入影像创作。此外，我们还需尝试“多元视角”创作，尝试用不同的身份参与到影像志制作。除了专业摄影师，我们还可邀请一些非遗研究者、传承人本人等参与拍摄，这样可以从不同视角呈现非遗传承的多元面貌^[10]。

(二) 持续深化内容建构

在摄影镜头下“非遗”传承人影像志研究中，我们应进一步提升影像志的内容深度，尝试更好的将技艺记录与文化叙事融合，这样可以逐渐打造一个“技艺－故事－文化”的三层内容体系。首先我们应做好精准的技艺记录，摄影师需运用专业技术清晰呈现非遗技艺的关键环节与细节，这样可以为传承与研究提供可靠的视觉资料。其次是制作一个鲜活的传承故事，我们可以通过叙事性拍摄的方式更好的展现传承人之间的代际传承、技艺的创新过程等故事性内容。最后我们应保证深层的文化内涵，在技艺与故事的基础上，我们应主动挖掘并呈现非遗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摄影师可以通过拍摄非遗与民俗活动或通过传承人访谈的文字注解解读技艺中的文化寓意^[11]。例如，拍摄剪纸传承人时，我们可以结合春节、婚礼等民俗场景解释剪纸图案中“福”“喜”等符号的文化象征，这样可以让观众更为深入地理解剪纸技艺如何承载民族的审美观念与生活愿景。

(三) 创新传播模式

在摄影镜头下“非遗”传承人影像志研究中，我们应针对传播机制不畅的问题展开分析。在实践工作中，我们应持续创新传播模式，这样可以逐渐构建一个更为“精准化”与“场景化”的传播矩阵，从而大幅提升传播效果。为更好的实现“精准化传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定制差异化的传播内容与渠道。对于学术研究者，我们可以尝试制作一个系统化的影像档案集，还可举办一些专业学术展览，而后方可结合这些数据建立一个线上数据库，并为他们提供高清影像资料的查询与下载服务^[12]。对于那些文化爱好者，我们可以将影像志与文字故事结合，通过微信公众号、文化类纪录片等形式讲述传承人的故事。对于年轻群体，我们可以利用短视频平台、直播等新兴媒介，创新影像呈现形式，这样可以大幅增强传播的趣味性与参与感。此外，我们还可尝试打造一个“场景化传播”，将影像志融入不同的生活场景，这样也能大幅提升文化传播的渗透力。例如，在学校教育场景中，我们可以尝试将影像志纳入中小学美术、语文课程，通过影像教学让学生了解非遗文化。在公共空间场景中，我们可以尝试在地铁站、图书馆、商场等场所举办传承人影像展，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非遗文化，通过精准化与场景化的结合，可以更为高效的实现影像志传播^[13]。

(四) 完善长效机制

在摄影镜头下“非遗”传承人影像志研究中，为更好的实现影像志的长效价值，我们需要尝试建立一个“创作-管理-利用”一体化的长效机制，这样可以确保影像志的持续创作、规范管理与充分利用。在创作层面，我们应建立一个持续性记录的机制，由政府部门、文化机构牵头与专业摄影师、非遗研究者合作，这样可以实现对传承人进行长期跟踪拍摄，从而更好地记录他们技艺的变化与传承，形成一个更为动态的更新式影像档案。例如，我们可以对年轻传承人进行为期十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他们从学徒到成熟传承人的成长历程，这样可以更好的展现非遗传承的实际延续^[14]。在管理层面，我们可以构建一个规范化数据库，积

极整合不同机构、摄影师拍摄的影像资料，从而逐渐建立一个统一的非遗传承人影像志数据库，这样可以更好的对影像作品进行分类和管理。在数据库中，我们应注明传承人信息、技艺类别、拍摄时间、文化背景等数据，这样可以确保资料的可查性与共享性。同时，我们还需建立健全版权保护机制，进一步明确影像作品的版权归属，保障摄影师与传承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可以鼓励更多创作者参与影像志创作。在利用层面，我们可以积极拓展多元化价值转化渠道，推动影像志在教育、文创等领域的深度应用。通过一体化体系的建设，可以在无形中让影像志从一次性创作转变为可持续性资源，实现其长效价值^[15]。

参考文献

- [1] 张超逸.文化人类学视域下非遗题材纪录片叙事策略研究 [D].曲阜师范大学,2024.
- [2] 全芯.国产非遗题材纪录片的影像深描策略研究 [D].重庆大学,2024.
- [3] 刘镁辰.国产非遗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建构研究 [D].浙江师范大学,2024.
- [4] 韦林莉.《2022广西民族志影展暨非遗影像展》汉英翻译实践报告 [D].南宁师范大学,2024.
- [5] 李烨琪.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纪录片的叙事策略研究—兼论毕业作品《绥阳空心面》 [D].贵州师范大学,2024.
- [6] 裴钰.非遗类纪录片的人物形象塑造研究 [D].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4.
- [7] 李爱楠.非遗传承人影像的制造研究 [D].云南大学,2024.
- [8] 祁阳.“民俗志”式非遗纪录片的生活化影像表达研究 [D].河北大学,2024.
- [9] 刘寒凌.非遗题材纪录片《绘石绘心》创作阐述 [D].信阳师范大学,2024.
- [10] 吕明麒.非遗题材纪录片创作中的文化记忆研究 [D].西北师范大学,2024.
- [11] 丁子涵.“非遗”题材纪录片地域文化表征研究 [D].西北师范大学,2024.
- [12] 张正霞.新媒体语境下非遗纪录片中传承人形象塑造研究 [D].西北师范大学,2024.
- [13] 周戴晶.符号学视域下纪录片《可爱的中国》中的民族文化解读 [D].河北师范大学,2024.
- [14] 罗瑞瑞.非遗题材纪录片的文化书写 [D].上海师范大学,2024.
- [15] 莫若.场景理论下非遗传承的影像新模态设计方法研究 [D].重庆大学,2024.